

彭耕耘

《孝順，重在這三「順」》



孝道園

「大家快來啊，阿媽喝藥果了。」小李家傳來了急切的呼救聲。村鄰們匆忙趕來，只見小李家阿媽倒在廳堂地上，口吐白沫，臉色發青，眼看不行了。鄉村離醫院較遠，等救護車趕到，已經無力回天了。

問清事由，無非是生活瑣事，炒菜鹹了淡了，雙方爭執起來，然後話越扯越遠，扯到當年小李家與父親吵架，父親一氣之下突發腦溢血身亡。小李家就凶母親：「不應該把父親的死怪在我頭上，要怪只能怪你。」李媽不由號啕大哭起來，後來趁人不注意時就喝了農藥。

李家的不幸，令人唏噓。而類似的悲劇，在農村仍不時上演。要避免慘劇的發生，長輩與小輩都應盡量調整自己的態度，學會讓步，化戾氣為祥和。不管是出于尊敬長輩、禮貌禮節，還是涵養心性的要求，小輩都應該先學會收斂脾氣，改變態度，以謙和謙恭之意面對長輩，而不是怒罵、譴責長輩。不忤逆，這是踐行孝道的基本要求。

朋友阿吉就是這種轉變的一個生動例證。以前他對父母冷若冰霜，橫眉冷對，動輒喝斥指責。父母見了他都得心驚肉跳地陪笑臉。後來阿吉在社會上闖蕩了幾年，吃了不少苦頭，逐漸懂得為人處世的道理，他才明白父母親的良苦用心。特別是有時他得了急性心梗，幸虧及時得到救治，化險為夷。經歷此次大病，阿吉就像重生一樣，對父母對家人的態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他說：「除死無大事，平時能夠與家人在一起，就值得倍加珍惜和感恩。」他認為除非是原則性問題，很多事情都不必太計較。家人對事情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必非要爭出個對錯輸贏來，他逐漸能做到「耳順」，學會包容不同看法，不會因長輩一句話就拉下臉、發火怒懣。他的改變得到家族的推

崇，誇他很孝順。孝順，這是踐行孝道的高階要求，而孝順，應先從「耳順」做起。

在耳順之餘，還要言順。言順，就是要盡量顧及長輩的情緒，溫言柔語，多說一些體貼的話語。醫學界有一句格言：好醫生對病人「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對病人言語上的安撫寬慰，不啻于一劑良藥。居家生活，更需要這種言語上的關懷，這是撫慰老人孤寂心靈的良方，能給予他們溫暖和快樂。言順，需要尊敬之心和换位思維。孔子強調：「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意思是對父母如果沒有发自内心的尊敬，那和飼養動物有什麼區別呢？如果沒有愛敬之意，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體貼關愛之語。同樣的，换位思維是體現同理心同情心的關鍵。老人隨著年齡的增長，認知能力和思維能力、表達能力難免會退化。小輩應該有反哺之心，關注日常起居，詢問點滴感受，感同身受地給予關懷照顧。

當然孝順還離不開「行順」，盡自己所能供養照顧老人。除了做好日常生活保障外，在經濟條件許可時，還應考慮到老人的生活便捷需要，如對家居進行適老化改造，給衛生間換個智能馬桶蓋，給浴室加裝扶手和防滑墊，給老人準備防滑拖鞋等。同時也要更多地顧及老人的情趣愛好，比如教老人用智能手機，學會視頻通話、微信聊天，讓他們能夠享受互聯網的福利；幫助長輩報名參加健身、繪畫、音樂興趣班，讓老人老有所樂；用輪椅推老人下樓轉轉，曬曬太陽，與鄰居交流互動；載老人出遊，縱覽大好河山。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捨得為老人抽出時間，願意陪老人聊天、吃飯、出行，這些都是孝順的具體體現。

從收斂脾氣不忤逆，到耳順、言順、行順，孝道就在其中，中華傳統美德就在其中。「孝順」，當是為子女者的一個努力方向。

黃振宇

中醫藥文化雜談之二



特稿

中醫藥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我在《廣陽雜記》中看到這樣一則記載：李成平家中有一位朱姓女子，二十餘歲，罹患怯症，服用過多種藥物，始終未能痊癒。當地人有向神明求方的習俗，求方前會先在神前擲筊，判斷此病是否可治，得到應允後才會求方。當地人準備了三百餘根竹籤，每根竹籤上寫一味藥，唯有一根寫著「止」字；求方者在神前抽籤，一直抽到「止」字才算成方。朱女求得這張方劑後，服下立刻痊癒，十分神奇，該方共八味藥：黃連、黃芩、黃柏、麻黃、烏梅、山楂、竹葉、燈草。

古人行文惜字如金，用語表達和今天多有不同，這段記載的大意是：李成平家中這位朱姓女子，二十多歲尚未婚嫁，罹患怯症，服藥多日無效。文中點明朱女是李成平中卻異姓，可知她是寄人籬下，古代家中人寄居在親友家中本是常事；二十多歲未嫁在當時已是大齡，而怯症在中醫學中是指血氣衰退、心中常惶恐不安的病症，俗稱為虛勞病，抑鬱症、驚恐症、情志不遂引發的患症都可歸入怯症的範疇。由此可見，患者的家庭背景、年齡、處境都和疾病的誘發密切相關。

古代缺乏先進的醫學知識，思想固化保守，又常常缺醫少藥，人們遇到疑難病症，往往會將身心寄托於神明，祈求獲得庇佑。而傳統中醫藥文化本身，就包容了儒、釋、道三家的文化內涵。

過去人們向神明求療病之方，都會先向神明占卜斷卦，確認此病是否可治。

原文寫的「擲筊」實為詛託，應為「擲筊 (zhì jiǎo)」，這是中國民間信仰中向神明請示吉凶的占卜儀式，也叫擲杯、打筊、擲杯，流程大致為：先上香向神明稟明自己的身份與所求之事，遵循一事一問的原則，再雙手捧筊高舉至眉心，將筊擲落在地，觀察落地結果判定吉凶；一般而言，大事需要連續三次得到聖筊才算得到神明應允。擲筊使用一對半月形的木片或竹片，平面為陽，凸面為陰，共有三種結果：聖筊（聖筊）為一陽一陰，代表神明應允，可以行事；笑杯（笑筊）為兩陽，代表問題表述不清、時機未到，可以重新詢問；陰杯（怒筊）為兩陰，代表神明不允，不宜行事。

本文中的朱女求醫無果後求助神明，擲筊得到可醫治的應允後，就對痊癒生出了指望，精神有了寄托，也建立起對抗疾病的信念與意志，這本身就是一種心理暗示療法，心態放寬之後，其實就已經向痊癒邁出了一大步。

得到神明應允後，接下來便在神前抽取治病的簽方，每根竹籤上書寫一味藥名或是一個「止」字，整套簽共有三百多根，其

中寫有藥名的竹籤具體數量沒有記載。問藥者每抽一根簽得一味藥，直到抽出「止」字簽才停止，所有抽出的藥就組成一帖治療方劑。如果第一根就抽到止字簽，問病者的心身已經得到安慰，不藥而癒也並非不可能。朱女抽了八味藥後，第九根才抽到止字，組成的方劑就是前文所說的八味藥：黃連、黃芩、黃柏、麻黃、烏梅、山楂、竹葉、燈草。分析這個方劑的藥物組合，功效為燥濕健脾、清瀉臟腑濕熱、化積散瘀、行氣利水、清心瀉火除煩躁。朱女雖久病不愈，但年紀尚輕，正氣旺盛，病症屬於實積滯滯；加上她寄人籬下，勞作多而飲食寡淡，平日忍氣吞聲、遇事不敢聲張，又婚姻未成，思慮沉重，情志不暢導致心氣鬱結，思慮傷脾，自然生出怯症，這一方向劑剛好對證，因此效果顯著。直至今日，閩南地區民間仍保留著求籤治病的習俗，觀簽書上記載的方藥，多以藥食同源的藥物為主，且藥量不大，簡便安全，也確實不乏求籤之後疾病痊癒的案列。

這種求神問藥的習俗可以追溯到北宋時期的吳本 (tāo) (979年-1036年)，吳本又稱吳真人、大道公、花橋公等，生前是北宋閩南地區的名醫，去世後被民間神化為閩南地區的神醫，和「海神媽祖」並尊為「海峽保護神」。

吳本最初跟隨蛇醫學藝，捕蛇採藥，為精進醫術，他遍訪名山古剎，拜師學藝，四處收集民間單方草藥，博採眾長，精研醫術，懸壺濟世。景祐三年(1036年)，吳本因上山採藥不慎墜崖逝世，享年五十八歲。

當地鄉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為他修建「龍湫庵」，塑造神像以資紀念。此後，他逐漸被信眾神化為能夠祛病除疾的醫神；到南宋時期，更從醫神進一步演變為能消除除患的地方守護神。

明代朝廷先後四次對吳本加封，洪熙元年(1425年)最終定封號為「昊天金闕御史慈濟醫靈沖應護國孚惠普元祐妙道真君萬壽無極保生大帝」，吳本也從地方俗神躍升至「大帝」級別的神格。此外，伴隨著移民遷徙，保生大帝信仰也被民眾渡海傳播到外地，立廟供奉的蹤跡遍及台灣與東南亞地區，如今已經成為海內外同胞尋根認親、聯結情感的紐帶。保生大帝信仰的一大特色是問藥卜筊，而保生大帝信仰先後於2005年被列為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2008年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如今，閩南乃至廣東、台灣及東南亞的華人聚居地，都建有大量慈濟宮、大帝宮供奉保生大帝。

吳本生前積累的臨床驗方、秘方與民間中草藥資料，被後人收集整理為《吳本本草》刊行於世，他也因此被尊為閩台青草藥文化的始祖，推動了民間草藥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鄭亞鴻

鄭木生在現實生活中不存在？



談今論古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上映後，好評如潮，截至5月31日，票房已破達13億。與此同時，也出現一些對該片的不同評論。對一部影片從藝術上各抒己見，作出不同評論是正常的。我也認為影片的一些情節缺乏鋪墊、阿嬤在家鄉帶3個孩子的艱辛表現不夠等。然而，有些人認為影片中的男主角鄭木生這種男人在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理由是潮汕男人下南洋，一走就是幾十年，哪個男人可以熬得住，肯定在異鄉娶妻生子，再組家庭了，因此質疑鄭木生在泰國沒有另娶妻室、還是單身一人不現實，以此評判影片太理想化，不真實。

對潮汕鄉僑的情況，我不瞭解。但據一位潮汕網友稱，據潮汕華僑研究所統計，清末到民國這100多年裡，潮汕地區下南洋的華僑超過200萬人，在這200萬人裡，在南洋重組家庭的占比不到15%，85%以上的潮汕過番男人都沒娶妻，這是一種說法。另一種是廈門大學僑史專家莊國土教授所說：「1900—1950年代，過半潮汕華僑在南洋另娶、生子，形成公開二房家庭。」這兩種說法儘管不同，但都說明鄭木生在現實生活中是存在的，不僅存在，且為數很多。

我之所以對否定現實生活中不存在鄭木生這種人的說法心生反感，是因為我的阿公就是這種人。我的老家在泉州沿海，上世紀30年代，由于家鄉人多地少，我阿公便跟著其叔父下南洋，到菲律賓謀

生，留下我阿嬤和4個孩子(我童年和阿嬤在一起，對阿嬤的艱苦有切身感受)。阿公先是當工人，後來做些小買賣。他省吃儉用，始終孤身一人，保持著對奶奶的那份情感，除了不時寄錢回家外，還積蓄了些錢，回家鄉在祖屋東邊蓋了有十來個房間並有小樓的護厝。1947年，阿公還為我父親寄來了赴菲律賓的護照(當時叫「大字」)和路費，要接他到菲律賓。其時我父親已參加革命，阿公才作罷。直到1958年，考慮到在外已漂泊多年，年紀已大，且我父母親都有了工作，可以維持全家生活，阿公才回國養老。在家鄉，我阿公並不是個例。我還有好幾位堂伯公、堂叔公及堂叔，他們也都到菲律賓，也都孤身一人。其中一位堂伯公解放後回國，還擔任鎮僑聯主席。另有兩位解放後將夫人和孩子接到菲律賓。據我所知，我的一些同學、朋友的阿公或父親在異國也沒另組家庭，並將他們接去一起生活。

認為鄭木生這種男人在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人，有的是對僑鄉的情況不熟悉，又不作調查研究，只憑自己想像；有的則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心，無法理解鄭木生們的情感和品操。我不否認，確實有不少人在異國重新娶妻組成新家，但並不代表下南洋的所有華僑都這樣。否定現實生活中有鄭木生這種男人，就是對一大批在南洋艱苦拚搏，又不忘故土、不忘家人、感情專一的老華僑的不敬。對一部電影的評論也好，對華僑的評介也好，都應尊重歷史。

(2026年6月2日)

王焱

脆弱的沉默與無名的事物 (上)

——讀黑鳥詩集《俯仰之間》



特稿

在內心早已默認了這份閱讀與書寫的溝通交流學習，感恩於豐厚的饋贈。

詩歌是隱秘的語言。對於同樣寫詩的我們而言，從未正襟危坐地談起我們都熱愛的詩歌。作為乒乓球友與詩歌盟友雙重關係疊加的鳥鳥，於我而言，我們先是球友才是詩友，或者說球友的元素(時間、頻次等)要多於甚至重於詩歌(或寫作)。誠然，詩歌不同於乒乓球拍，直拍或橫拍能夠一目瞭然(我們第一次約球時才發現居然持有同一款球拍)，詩歌相比會顯得隱晦、私密，我稱其為一種隱秘的心的語言。正如詩人在書尾創作談中提到的「唯有詩歌最貼近內心，唯有詩歌是內心發出的最純粹的聲音。」

一、側重於描述存在和意識的形態 (由外到內)

詩集《俯仰之間》精選了詩人15年292首詩歌，以時間倒序的方式分做沉沙錄、牧雲者、霧中行、叛逃記四卷。四卷詩歌就像是詩人的一部自傳體史書，讀完彷彿填補了那些不認識、不在場時，對他者的「窺探」與進一步瞭解。青春的叛逆與出逃、報社工作晝夜顛倒的暮靄沉沉、中年的沉默與恬淡安然，「那些我們心甘情願走的彎路，使我們陷入使我們既渴望又害怕的更深層的脆弱」，在熟練的鳥鳥那脆弱的沉默中，無名的事物被加深了。

當代美國女詩人簡·赫斯菲爾德在《詩的九重門：如何進入詩歌的心靈世界》中詳細解剖了這份脆弱，「它的美麗、延遲和欺騙策略使我們越過了猶豫的邊界。我們有理由害怕：一首偉大的詩，就像一段偉大的愛情，挑戰著我們的孤獨、我們的觀念、我們存在的基礎。當我們走進這首詩的大門時，不禁會有戰慄。但最終，就像愛情一樣，詩歌是去瞭解和感受通過那些不那麼費力的道路所無法瞭解和感受的事物。」閱讀、聆聽，詩意清晰可見。縱然，很多尚未被命名，甚至從未被發現。

通讀詩集後不難發現，詩人黑鳥從不缺少發現美的眼睛，他擅長捕捉日常生活的瞬間，擷取思想的露珠。與「枯藤老樹昏鴉」的鋪陳白描式寫作不同，不是止步於某種「沉默」的呈現，讓步給讀者去做寬而廣之的「失控」的延展與解讀。恰恰相反，黑鳥力求在精確與暗示、具體與含蓄之間達到某種平衡的「所指」。此間，是具體的、方向明確的，卻又是可以充盈，甚至允許誤讀的「終將抵達」。

花之意：從婉婉熱情的陽光的黃金菊嚶語開始，每一朵花都曾說話，「站牌下的黃金菊/聽見風翻過又一頁冬日.....每一片花瓣都不想

再開/你趕你的路吧)(《黃金菊》)，陽光如此厚重，豈是小小的花瓣能夠承載，山川載不動太多悲哀，不是無情，是花有花的命，各有各的路得走。地域環境的變幻是向日葵始料不及的，我們看到：從曠野採摘回來，安放在茶几上的向日葵，是以倒退的方式走完逐漸縮小的一生，折斷、擠壓、放入口袋中的窒息等等均可忽略不計，移栽後的向日葵依然樂觀從容堅強，「天花板就是天了」，以呼吸為風、把燈當做昔日的太陽。唯有製造者、旁觀者洞悉「這些從鄉下/長途跋涉而來的向日葵/為自己還活著」(《五朵向日葵》)。沒有說出的愛和悲憫是脆弱的沉默，埋藏在語言泥土的深處。許多未能命名的花「盛開在危險的屋頂上」，攔心吊膽地走完一生(《危房》)。金愛麗在《作家訪談》中指出：人類笨拙的沉默，反而更能帶來慰藉。

如果不是熟識，僅從詩歌中對百花命運的體認觀察，細膩生動的語言，我會誤以為是出自女詩人之手。細讀後再品咂才發現，低下頭面對眼前的生活，詩人能看見花草樹木、鳥獸蟲魚，從細微處生出對她們的欣賞與憐惜，又何嘗不是「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看見世界，亦是看見我們自己。

它們說：人是高等動物，直立行走、語言表達、手腳靈活，似乎持有了所有「先進」的硬件設備。而人之外，其他動物呢？相比之下顯得弱小。沒有人的「萬能」，它們流浪，為果腹爭鬥，不能說也不能寫，自梳羽毛般冷暖自知。《午夜遇貓》中，因職業的特殊性，詩人晝夜顛倒，午夜時分下班回家路上遇到一隻貓，「我輕聲喚它，盡量溫柔」，它用嗚嗚嗚嗚回應我，轉身就消失在草叢中。我並不確定這樣的夜晚，空蕩蕩的街頭，這隻貓是不是被我這個「龐然大物」的出現驚嚇到了。儘管我對它足夠禮貌、善意與溫柔。當我進行身份置換後猛一回頭，居然見到比我大十倍的貓，此時我才確定它的確是被我「嚇了一跳」。還有「皮鬆弛，毛稀少，四肢顛巍巍」的《老狗》，「鎖鏈鎖住了漫長的一生/如今它不再需要鎖鏈」，這分明是在寫人類自己的鎖鏈，那些不可名狀的慾望、貪戀、虛榮，在面向衰老時方才醒悟「不再需要」，原來可以什麼都不要的啊。

(未完待續)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esmarin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w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